

高宗古庙钟声远 崇岗饮社留佳话

“由来饮社久消沉，庙祀高岗自古今，试看扑蝗一片石，令人犹识帝王心。”明代文人谢公翼的这首诗或许并不为人熟知，然而此诗所记载的“崇岗饮社”却作为“郾城八景”之一而美名远扬。如今，结社之地商高宗庙、盆湖已不复存在，只有与此相关的传说、故事还在当地百姓中流传。日前，记者前往“崇岗饮社”所在的郾城区裴城镇宋岗村，探寻名胜背后的故事。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杨旭

传说：“崇岗饮社”得名于仙子盆湖夜饮

都说“一九二九不出手”，但宋岗村外的一片庄稼地里，一茬新发的嫩芽却给寒冬带来生机和暖意。高耸的电线塔和光秃秃的树木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很萧瑟。百步之外，地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土坑，坑内积存着一些污水和垃圾。村民告诉记者，这里便是商高宗庙和盆湖的所在地了。眼前平淡无奇的农家景象，并不会令人与结社饮酒的闲情逸致产生关联，看来，记者只有从传说中去窥探“崇岗饮社”的历史模样了。

相传，商朝中叶，河南中部发生一场蝗灾，严重威胁着百姓。当时的国君商高宗武丁是一位勤政爱民的贤德君主，他率文武百官、兵丁百姓扑打蝗虫，保住了庄稼，避免了一场饥荒。农民深受感动，在崇岗（今宋岗）北门外修建了一座商高宗庙。

修建庙宇挖走了大量土方，因此在商高宗庙周围形成许多大坑，其中庙西五六百米地方的一个大坑变成一个二百多亩、形似脸盆的湖泊，被称

为“盆湖”。古时候，湖岸杨柳环绕，湖边芦苇丛生，湖中水草片片，鱼虾肥美，莲花摇曳。农闲之时，便有许多农夫在湖里驾小舟、荡木筏，撒网捕鱼，他们哼着小曲，喊着号子，渔歌互答，充满田园情趣。

传说这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被天上的仙子发现了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天宫里那些仙子或骑鹤，或骑牛，或坐驴，下凡到盆湖，乘兴游玩。神仙乘坐画舫，摆下酒宴，上对一轮明月，下临一湖清水，调好琴瑟，倾满玉液，一边弹唱，一边饮酒。此时此刻，杯盘撞击之声不断，丝竹歌吟之声不绝。

美妙的仙境偶然被夜行人发现，便广为传诵，“崇岗饮社”也因此得名。商高宗庙正殿的北山墙上有壁画画着这一场景。一座庙宇，显示出古人对于明君圣主的美好祝愿；一处仙境，也映射出人们对于浪漫生活的无限向往。不过，传说终究只是传说，商高宗庙的身世另有实情。



如今，“崇岗饮社”的景致只能从画中看到。

盆湖成追忆，古庙迹难寻

45岁的李玲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她平时就喜欢习文阅史，作为宋岗村村民，对于“崇岗饮社”的历史自然非常关注。她曾听爷爷提起过，爷爷年轻时，每当夜深人静，站在商高宗庙的庙台上，能听到盆湖那边推杯换盏、觥筹交错的声音。后来她又询问了多位老人，他们都说有类似经历。

李玲觉得这过于神奇，她猜测那些声音或许是当时环境的某种共振，不过也无从考证了，而商高宗庙却在她记忆中留下清晰印象。“我小时候庙宇还在，红墙绿瓦，亭台楼榭上的画栩栩如生，只是里面的高宗、真武大帝、东武大帝神像，在‘文革’中被红卫兵或砸烂或付之一炬，只留下空空的庙宇和光滑的石碑。北大庙后来变成了梁庄村小学，2000年以后梁庄小学合并到别的学校，这里年久失修，就更荒芜了。”李玲告诉记者。

自“文革”期间被损毁以来，商高宗庙渐渐变成一堆瓦砾，乃至一片屋舍和耕地。事实上，商高宗庙所在的那片土地属于宋岗村北面的殿高村（村名似与商高宗庙亦有关联）。殿高村76岁的王国顺老人向记者讲述：“我小的时候，商高宗庙很大，起码有10亩地。庙

里香火鼎盛，每年农历正月十九、三月三、六月六都要举办香烟会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烧香祈福。庙院内椿树榆树柏树都很大，有的树几个人才能抱住。庙内有春秋殿、三清殿、娃娃殿等，楼宇众多。商高宗神像有3.5米高，石碑也有数十块，巨大的龟驮碑，顶部有龙纹。后来‘大跃进’，一些石碑被拿来修桥、盖房子，‘文革’时又遭到进一步毁坏，逐渐消失了。”如今，王国顺老人还保留着一本当年从石碑上手抄下来的《重修观音堂记》，他将之珍藏，算是对古庙的一种纪念。

殿高村76岁的高自华曾在原郾城区文化局工作，他对于这座古庙也有着鲜明的记忆，他说：“庙里确实有很多石碑，大多已损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块断碑，上面记载着这座庙始建于汉元光二年。”对于盆湖，两位老人都表示，小时候便已种上庄稼，只是地势低洼，经常积水。

通过村民的讲述，记者仿佛亲历游历了那巍峨的古庙、神奇的盆湖，但是走出传说，站在曾经的“崇岗饮社”之地，豪饮的神仙难寻身影，吟诗的才子也难觅踪迹，只有夕阳洒下橘色余晖。

诗词记载：“饮社”应为“吟社”

在当地，“崇岗饮社”也被称为“崇岗吟社”，一字之差，前者出于传说，而后者却有史实可考。据商高宗庙碑记载，商高宗庙始建于西汉武帝元光二年，重修于明代万历年间，最后一次重修在清朝康熙年间。

商高宗庙里数十株松柏树，高三丈余，腰围合抱，树龄五百岁之多。庙内有青石碑近百通，高的丈余，矮的七八尺，高碑乌龟相驮，低碑石座固定，仅正殿的陪殿里就有矮碑六排三十通。传说在石碑上摩擦馒头，小孩吃了能顺利长大成人，可免灾不死。所以，每当三月三、六月六庙会之际，或春节、元宵节期间，四乡八邻的香客，赶庙会的人们便带着小孩来到庙中磨馒头，久而久之，殿内石碑被磨得光亮，可以当镜，碑上的字迹也就辨认不清了。庙内碣高碑多，

号为碑林，声名远播。庙堂东依起伏小丘，西临盆湖，周围数条透迤小渠，丘青水秀，别具特色。尤其阳春、仲秋之时，百花争艳，风和日丽，千鸟竞唱，宛若仙境。每当此时，富豪乡绅，纨绔子弟，文人雅士，墨客骚人，常常来此踏青游玩，观赏庙景，结社吟诗，故有“吟社”之名。清代诗人杨祥云为之题诗曰：“驱蝗德意足千秋，社鼓年年祀祀悠。但欲斯民沾雨露，不辞万乘广巡游。”

然而，“吟社”之名阳春白雪，在村民中难免曲高和寡，不如“饮社”来得酣畅淋漓。因此，村民便对商高宗庙赋予更多“饮”的元素，一些关于“饮”的传说浮现，仿佛没了美酒琼浆，商高宗庙便无法匹配“崇岗饮社”之名，也印证了李白那句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



在庙里的石碑还没被破坏时，王国顺老人手抄了其中一块石碑上的内容——《重修观音堂记》。



商高宗庙原址，高台仍在，高台上的庙宇已不复存在。



村子里有不少大坑，据当地的老人们说，这是当年修建商高宗庙取土留下的。